

| 中国现代才女经典文丛 |

# 石评梅文集

下

SHIPINGMEI WENJI



这些特别的女性，在男人做为主宰的社会里并没有刻意去追求更多的个人享受，  
但她们，用自己的笔，刻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——  
那是女人的“味”，那是个性的“香”，那是精神的“美”，那是智慧的“光”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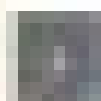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石評梅文集

# 石評梅文集



SHIPINGMEI WENJI



石評梅文集  
第一卷  
石評梅文集

石評梅文集

1217.62  
80-2  
2

# 石评梅文集

SHIPINGMEI WENJI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石评梅文集/石评梅著;刘屏选编. 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  
1998.2

(中国现代才女经典文丛/傅光明主编)

ISBN 978 - 7 - 5402 - 1084 - 7

I. 石… II. ①石…②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- 选  
集②短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- 选集③散文 - 中国 - 现代 - 选集  
IV.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9378 号

责任编辑:梁 歌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灯市口大街 100 号 100007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

700 × 1000 毫米 16 开本 24 印张 400 千字

2007 年 6 月第 2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(上下) 90.00 元



## 战壕

我回到家五天了，棠姊不曾看过我。

有一天晚饭后，父亲说：“我领你出去玩玩村景，白云庵去看看你崇拜的老英雄。”我很不好意思地笑了！母亲让珑珑提了灯跟着，昆林因为去了她外祖母家不曾同行。

一路上父亲询问我革命军进北京的盛况，和深夜花神殿旁奉军撤退时的惊恐。这真是一轮红日照窗时，回想起夜半噩梦而絮絮告诉的情况。

我生平认为最幸福的一件事，就是我有思想新颖的父亲，他今年七十二岁了，但他的时代思想，革命精神却不减于我们青年人。所以我能得今日这样的生活，都是了解我认识我相信我的父亲之赏赐。假使不是这样，怕我不会逍遥自在地回来享受这天伦团聚的快乐吧！因之我常常和父亲谈话，彼此都是很融洽，毫不龃龉呢！

瓜田过去，是一片荒地，父亲忽然现出不快的颜色，他低着头走过了高垄，回头向我说：

“珠，你棠姊的墓就在这里。”手往前面指着。

“谁？棠姊，棠姊死了吗？”

我随着父亲指处望去，果然见前面有一个新冢，冢前矗着一块不整齐的石碑，上面隐约有字痕。赶快跑几步到跟前时，是：“戊辰殉难刘秋棠女士之墓。”

我愕然回顾父亲和珑珑，他们都默无一语。

西方落日，红霞正掩映着这碧绿的田地，四处悄无人声，炊烟缕缕，晚风习习，充满了黄昏时静穆的平和。都证明这是人间呵！不是噩梦，也不是幻境呢！

一树繁华，红杏翠叠，棠姊正是青春当年，谁想到如今是香消玉殒殒翠红呢！这一杯黄土，告诉我的消息为什么这样愤

恨呢？它撕碎我的心幕，一片一片如流云散布在碧空绿畦之间。这好像一个蓦然炸裂的炮弹，震惊的我遍体战栗！说不出万种伤心，含泪站在她坟前。

“你不要哭，到东边那块石头上坐坐，我告诉你详细的情形。唉！不是天保佑，怕你今日回来，我们都已变成黄土馒头了。”父亲过来拍着我肩说。

我忍住了泪，和珑珑扶着父亲坐在石头上：他的颜色变得很惨淡，枯干深陷的眼眶也有点含湿了。我在他皱纹的脸上，细揣摹那七十多年人生忧患的残痕，风风雨雨剥蚀的成绩，这岂是我所能描写。

父亲慢慢告我棠姊死的惨状，是这样说：

“有一天去镇上看战报，据人说阎总司令已偷偷退回了，午夜住在保晋公司里调遣人马，情形很紧张了。奉军白色的飞机，天天来山城旋绕，抛掷的炸弹大半都落在土地上，或者在半空中就炸裂，幸喜伤人很少。不过惊慌的扰乱的情形，处处都是这弥漫样，埋东西藏妇女，哭哭啼啼，扶老携幼，那时谁能相信还能再过这太平的日子哩！

“我摒弃一切等候这厄运的来临，和你母亲商量好，我家一点都不动，东西也不藏，人也不躲，来了只可任其自然。硬狠着心大着胆子这样撑，结果我们在山城的人是侥幸脱了难。

“你姑母听了些婆婆妈妈的话，偏要把你棠姊送到红驼河她未婚夫家躲着去，她以为乡村一定比城里安稳点，哪知奉军抄了后路来一直打过了雪花山，兵扎旧关。那边山势高峰，地形险要，路途太崎岖了，真有一人当关万人莫敌的情形，所以奉军不能过来，便在那一带蹂躏。红驼河全村三百多人，弄的个鸡犬不留，屋子铲平，食粮烧尽，妇女奸淫，小孩子赤条条缚在树上饿死。等他们退后，全村简直变成了墟烬尸堆，惨不忍睹！

“小棠的婆家人都死了，只剩下两个长工和跟着小棠去的奶妈。三四天后，才在红驼河桥畔的战壕里，找见小棠的尸身，



野狗已把腿衔了去，上体被许多木柴遮着，还能模糊认清。战壕内尚有几十副裸体女尸，其余山坡下篱笆底处处都可看见这残忍的血迹。

“你姑母为她哭得死去活来，能济什么事呢！这也是逃不掉的灾难，假如不到红驼河去避难，何至于那样惨死呢！后悔也来不及了。

“唉！珠！我老了，我希望见些快乐的事情，但结果偏是这样相反。如今我只愿快点闭上这模糊的老眼，赐我永久静默，离开这恐怖万恶残暴野蛮的人间吧！我的灵魂不能再接受了。”

父亲经过这一次践踏后确有点承受不了，在现在团聚畅叙的时候，他总回想以前的恐怖而惊心，因之抚今追昔更令他万感俱集。这时我不知该如何安慰父亲，我也不知该如何痛哭棠姊，只默默望着那一堆黄土发呆。

擦！一声，回头看是珑珑燃亮了灯。

我望望天已黑了，遂挣扎着按下这说不出的痛恨，扶着父亲由原道回来。那一夜小楼夜雨时，曾梦见棠姊，血迹模糊地站在我眼前，惊醒后一夜不曾入睡。

## 社 戏

临离北平时，许多朋友送了我不少的新书。回来后，这寂寞的山城，除了自然界的风景外，真没有可以消遣玩耍的事情，只有拿上几本爱读的书，到葡萄架下，老槐树底，小河堤上，茅庵门前，或是花荫蝉声，楼窗晚风里去寻求好梦。书又何曾看了多少，只凝望着晚霞和流云而沉思默想；想倦了，书扔在地上，我的身体就躺在落英绿茵中了。怎样醒来呢？快吃饭了，昆林抱着黄狸猫，用它的绒蹄来抚摸我的脸，惊醒后，我牵了昆林，黄狸猫跟在我的后边，一块儿走到母亲房里。桌上已放置了许多园中新鲜菜蔬烹调的佳肴，昆林坐在小椅子上，黄狸猫蹲在她旁边。那时一切的环境都是温柔的，和母亲的手一样。

读倦了书，母亲已派人送冰浸的鲜艳的瓜果给我吃。亲戚家也都把他们园地中的收获，大篮小筐馈赠我，我真成了山城中幸福的娇客。黄昏后，晚风凉爽时，我披着罗衣陪了父亲到山腰水涧去散走。

想起来，这真是短短地一个美满的神仙的梦呢！

有一天姑母来接我去看社戏。这正是一个清新的早晨，微雨初晴，旭日像一团火轮，我骑着小驴儿得得得得走过了几个小村堡到了姑母家。姑母家，充满了欣喜的空气欢迎我。

早餐后，来了许多穿格子布，条儿布的村姑娘来看我，都梳着辫子，扎着鲜艳的头绳，粉白脸儿拢着玫瑰腮，更现的十分俏丽。姑母介绍时，我最喜欢梳双髻的兰兰。她既天真又活泼，而且很大方，不像别的女孩子那样怕生害羞。

今天村里的妇女们，衣饰都收拾的很新洁。一方面偷空和



姑姑姨姨们畅叙衷怀，一方面还要张罗着招待客人看戏。比较城市中，那些辉煌华丽的舞台剧场中的阔老富豪们，拥伴侍候着那些红粉骷髅，金钱美人，要幸福多了。这种可爱的纯真和朴素，使得她们灵魂是健康而且畅快啊！不过人生的欲望无穷，达不到的都是美满，获得的都是缺陷，彼此羡慕也彼此妒忌，这就是宛转复杂的苦痛人生罢！

戏台在一块旷野地。前面那红墙高宇的就是关帝庙。这台戏，有的人说是谢神的，因为神的力量能保佑地面不曾受奉军的蹂躏。有的人说是庆祝北伐成功的，特意来慰劳前敌归来的将士们，台前悬挂着两个煤气灯，交叉着国旗党旗，两旁还挂着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须努力”的对联。我和兰兰她们坐在姑家的席棚里，很清楚地看见这简陋剧场的周围，是青山碧水，瓜田菜畦，连绵不断翠色重重的高粱地。

集聚的观众，成个月牙形。小贩呼卖声，儿童哭闹声，妇女们的笑语声，刺耳的锣鼓声，种种嘈杂的声音喊成一片；望去呢，是闹烘烘一团人影，缓缓移动像云拥浪堆。

二点钟时候，戏开演了。咿咿呀呀，唔唔呀呀，红的进去，黑的出来，我简直莫名其妙是做什么？回头问女伴，她们一样摇头不知，我遂将视线移在台下，觉得舞台下的活动影戏，比台上的傀儡还许有趣呢！

正凝视沉思时，东北角上忽然人影散动，观众们都转头向那方看去，隐隐听见哭喊求饶的声音。这时几声尖锐的啸笛吹起，人群中又拥出许多着灰色军服的武装同志，奔向那边去了。妇女们胆小的都呼儿携女的逃遁了，大胆些的站在板凳上伸头了望，蓦然间起了极大的纷扰。

一会儿姑母家派人来接我们。我向来人打听的结果，才知道这纷乱的原因。此地驻扎的武装同志来看戏时，无意中乡下一个农民践踏了他一足泥，这本来小得和芝麻一样大的事，但



是我们的同志愤怒之余拿出打倒的精神来了。这时看台上正坐着七十多岁的老太婆，她听见儿子哭喊求救的声音，不顾一切由椅子上连跌带跑奔向人群，和那着灰色军装的兵，加入战团。一声啸笛后又来了许多凶恶的军士助威，不一会那母子已被打的血迹淋漓，气息奄奄，这时还不知性命怎样呢？！据说这类事情，一天大小总发生几项，在这里并不觉得奇怪。不过我是恍惚身临其境一样的愤慨罢了！

挤出来时，逢见一个军官气冲冲地走过去。后面随着几个着中山服的青年，认识一位姓唐的，他是县党部的委员。

在山坡上，回头还能看见戏台上临风招展的青天白日满地红，我轻轻舒放了口气。

## 恐怖

父亲的生命是秋深了，如一片黄叶系在树梢。十年，五年，三年以后，明天或许就在今晚都说不定。因之，无论大家怎样欢欣团聚的时候，一种可怕的暗影，或悄悄飞到我们眼前。就是父亲在喜欢时，也会忽然的感叹起来！尤其是我，脆弱的神经，有时想的很久远很恐怖。父亲在我家里是和平之神，假如他有一天离开人间，那我和母亲就沉沦在更深的苦痛中了。维持我今日家庭的绳索是父亲，绳索断了，那自然是一个莫测高深的陨坠了。

逆料多少年大家庭中压伏的积怨，总会爆发的。这爆发后毁灭一切的火星落下时，怕懦弱的母亲是不能逃逸！我爱护她，自然受同样的创缚，处同样的命运是无庸疑议了。那时人们一切的矫饰虚伪，都会褪落的，心底的刺也许就变成弦上的箭了。

多少隐恨说不出在心头。每年归来，深夜人静后，母亲在我枕畔偷偷流泪！我无力挽回她过去铸错的命运，只有精神上同受这无期的刑罚。有时我虽离开母亲，凄冷风雨之夜，灯残梦醒之时，耳中犹仿佛听见枕畔有母亲眼泪的声音。不过我还很欣慰父亲的健在，一切都能给她做防御的盾牌。

谈到父亲，七十多年的岁月，也是和我一样颠沛流离，忧患丛生，痛苦过于幸福。每次和我们谈到他少年事，总是残泪沾襟不忍重提。这是我的罪戾啊！不能用自己软弱的双手，替父亲抚摸去这苦痛的摊痕。

我自然是萍踪浪迹，不易归来；但有时交通阻碍也从中作梗。这次回来后，父亲很想乘我在面前，预嘱他死后的诸事，不过每次都是泪眼模糊，断续不能尽其辞。有一次提到他墓穴

的建修，愿意让我陪他去看看工程，我低头咽着泪答应了。

那天夜里，母亲派人将父亲的轿子预备好，我和曾任监工的族叔蔚文同着去，打算骑了姑母家的驴子。

翌晨十点钟出发，母亲和芬嫂都嘱咐我好好招呼着父亲，怕他见了自己的坟穴难过；我也不知该怎样安慰防备着，只觉心中感到万分惨痛。一路很艰险，经过都是些崎岖山径，同样是青青山色，潺潺流水，但每人心中都抑压着一种凄怆，虽然是旭日如烘，万象鲜明，而我只觉前途是笼罩一层神秘恐怖黑幕，这黑幕便是旅途的终点，父亲是一步一步走近这伟大无涯的黑幕了。

在一个高蹇如削的山峰前停住，父亲的轿子落在平地。我慌忙下了驴子向前扶着，觉他身体有点颤抖，步履也很软弱，我让他坐在崖石上休息一会。这真是一个风景幽美的地方，后面是连亘不断的峰峦，前面是青翠一片麦田，山峰下隐约林中有炊烟，有鸡鸣犬吠的声音。父亲指着说：

“那一带村庄是红叶沟，我的祖父隐居在高塔的庙里，那庙叫华严寺。有一股温泉，流汇到这庙后的崖下。土人传说这泉水可以治眼病呢！我小时候随着祖父，在这里读书，已经有三十多年不来了，人事过的真快呵！不觉得我也这样老了。”父亲仰头叹息着。

蔚叔领导着进了那摩云参天的松林，苍绿阴森的荫影下，现出无数冢墓，矗立着倒斜着风雨剥蚀的短碣碑。地上丛生了许多草花，红的黄的紫的夹杂着十分好看。蔚叔回转进一带白杨，我和父亲慢步徐行，阵阵风吹，声声蝉鸣，都现得惨淡空寂，静默如死。

蔚叔站住了，面前堆满了磨新的青石和沙屑，那旁边就是一个深的洞穴，这就是将来掩埋父亲尸体的坟墓。我小心看着父亲，他神色现得异样惨淡，银须自发中，包掩着无限的伤痛。

一阵风吹起父亲的袍角，银须也缓缓飘拂到左襟，白杨树上叶子磨擦的声音，如幽咽泣诉，令人酸梗，这时他颤巍巍扶着我来到墓穴前站定。

父亲很仔细周详的在墓穴四周看了一遍，觉得很如意。蔚叔又和他筹画墓头的式样，他还能掩饰住悲痛说：

“外面的式样坚固些就成啦，不要太讲究了，靡费金钱。只要里面干燥光滑一点，棺木不受伤就可以了。”

回头又向我说：

“这些事情原不必要我自己做，不过你和璜哥，整年都在外面，我老了，无可讳言是快到坟墓去了。在家也无事，不愁穿，不愁吃，有时就愁到我最后的安置。棺木已扎好了，里子也裱漆完了。衣服呢，我不愿意穿前清的遗服或现在的袍褂。我想走的时候穿一身道袍。璜哥已由汉口给我寄来了一套，鞋帽都有，哪天请母亲找出来你看看。我一生廉洁寒苦，不愿浪费，只求我心身安适就成了。都预备好后，省临时麻烦，不然你们如果因事忙因道阻不能回来时，不是要焦急吗？我愿能悄悄地走了，不要给你们灵魂上感到悲伤。生如寄，死如归，本不必认真呵！”

我低头不语，怕他难过，偷偷把泪咽下去。等蔚叔扶父亲上了轿后，我才取出手绢擦泪。

临去时我向松林群冢望了一眼，再来时怕已是一个梦醒后。跪在洞穴前祷告上帝：愿以我青春火焰，燃烧父亲残弱的光辉！千万不要接引我的慈爱父亲来到这里呵！

这是我第二次感到坟墓的残忍可怕，死是这样伟大的无情。

## 天 辛

到如今我没有什么话可说，宇宙中本没有留恋的痕迹，我祈求都像惊鸿的疾掠，浮云的转逝；只希望记忆帮助我见了高山想到流水，见了流水想到高山。但这何尝不是一样的吐丝自缚了呢！

有时我常向遥远的理智塔下忏悔，不敢抬头。因为瞻望着遥远的生命，总令我寒噤战栗！最令我难忘的就是你那天在河滨将别时，你握着我的手说：

“朋友！过去的确是过去了，我们在疲倦的路上，努力去创造未来罢！”

而今当我想到极无聊时，这句话便隐隐由我灵魂深处溢出，助我不少勇气。但是终日终年战兢兢的转着这生之轮，难免有时又感到生命的空虚，像一只疲于飞翔的孤鸿，对着苍茫的天海，云雾的前途，何处是新径？何处是归路地怀疑着，徘徊着。

我心中常有一个幻想的新的境界，愿我自己单独地离开群众，任着脚步，走进了有虎狼豺豹的深夜森林中，跨攀过削岩峭壁的高冈，渡过了苍茫扁舟的汪洋，穿过荆棘丛生的狭径……任我一个人高呼，任我一个人低唱，即有危险，也只好一个人量力挣扎与抵抗。求救人类，荒林空谷何来佳侣？祈福上帝，上帝是沉默无语。我愿一生便消失在这里，死也埋在这里，虽然孤寂，我也宁愿享孤苦的。不过这怕终于是一个意念的幻想，事实上我又如何能这样，除了蔓草黄土掩埋在我身上的时候。

如今，我并不恳求任何人的怜悯和抚慰，自己能安慰娱乐自己时，我便去追求着哄骗自己。相信人类深藏在心底的，大半是罪恶的种子，陈列在眼前的又都是些幻变万象的尸骸；猜

疑嫉妒既狂张起翅儿向人间乱飞，手中既无弓箭，又无弹丸的我们，又能奈何他们呢？辛，我们又如何能不受伤创被人们讥笑。

过去的梦神，她常伸长玉臂要我到她的怀里，因之，一切的凄抢失望像万骑踏过沙场一样蹂躏着我，使我不敢看花，看花想到业已埋葬的青春；不敢临河，怕水中映出我憔悴的瘦影；更不敢到昔日栖息之地，怕过去的陈尸捉住我的惊魂。更何忍压着凄酸的心情，在晚霞鲜明，鸟声清幽时，向沙土上小溪畔重认旧日的足痕！

从前赞美朝阳，红云捧着旭日东升，我欢跃着说：“这是我的希望。”从前爱慕晚霞，望着西方绚烂的彩虹，我心告诉我：“这是我的归宿。”天辛呵！纵然今天我立在伟大庄严的天坛上，彩凤似的云霞依然飘停在我的头上，但是从前我是沉醉在阳光下的蔷薇花，现在呢，仅不过是古荒凄凉的神龛下，蜷伏着呻吟的病人。

这些话也许又会令你伤心的，然而我不知为什么似乎一些幸福愉快的言语也要躲避我。今天推窗见落叶满阶，从前碧翠的浓幕，让东风撕了粉碎；因之，我又想到落花，想到春去的悠忽，想到生命的虚幻，想到一切……想到月明星烂的海，灯火辉煌的船，广庭中婀娜的舞女，琴台上悠扬的歌声；外边是沉静的海充满了神秘，船里是充满了醉梦的催眠。汹涌的风波起时，舵工先感恐惧，只恨我的地位在生命海上，不是沉醉娇贵的少女，偏是操持危急的舵工。

说到我们的生命，更渺小了，一波一浪，在海上留下一些什么痕迹！

诞日，你寄来的象牙戒指收到了。诚然，我也愿用象牙的洁白和坚实，来纪念我们自己静寂像枯骨似的生命。

# 涛 语

## 一、微醉之后

几次轻掠飘浮过的思绪，都浸在晶莹的泪光中了。何尝不是冷艳的故事，凄哀的悲剧，但是，不幸我是心海中沉沦的溺者，不能有机会看见雪浪和海鸥一瞥中的痕迹。因此心波起伏间，卷埋隐没了的，岂只朋友们认为遗憾，就是自己，永远徘徊寻觅我遗失了的，何尝不感到过去飞逝的云影，宛如慧星一扫的壮丽！

允许我吧！我的命运之神！我愿意捕捉那一波一浪中汹涌浮映出过去的噩梦。虽然我不敢奢望有人能领会这断弦哀音，但是我尚有爱怜我的母亲，她自然可以为我滴几点同情之泪吧！朋友们，这是由我破碎心幕底透露出的消息。假使你们还挂念着我，这就是我遗赠你们的礼物。

丁香花开时候，我由远道归来。一个春雨后的黄昏，我去看晶清。推开门时她在碧绸的薄被里蒙着头睡觉，我心猜想她一定是病了。不忍惊醒她，悄悄站在床前，无意中拿起枕畔一本蓝皮书，翻开时从里面落下半幅素笺，上边写着：

“波微已经走了，她去那里我是知道而且很放心，不过在这样繁华如碎锦似春之昼里，难免她不为了死的天幸而伤心，为了她自己惨淡悲凄的命运而流泪了！”

“想到她我心就砰砰地跃动，似乎纱窗外啁啾的小鸟都是在报告不幸的消息而来。我因此病了，梦中几次看见她，似乎她已由悲苦的心海中踏上那雪银的浪花，翩跹着拔了



一幅白雪的轻纱；后来暴风巨浪袭来，她被海波卷没了，只有那一幅白云般的轻纱飘浮在海面上，一霎时那白纱也不知流到哪里去了。

“固然人要笑我痴呆，但是她呢，确乎不如一般聪明人那样理智，从前她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英雄，如今被天辛的如水柔情，已变成多愁多感的人了。这几天凄风苦雨令我想到她，但音信却偏这般渺茫……”

读完后心头觉着凄梗，一种感激的心情，使我终于流泪！但这又何尝不是罪恶，人生在这大海中不过小小的一个泡沫，谁也不值得可怜谁，谁也不值得骄傲谁，天辛走了，不过是时间的早迟，生命上使我多流几点泪痕而已。为什么世间偏有这许多绳子，而且是互相连系着！

她已睁开半开的眼醒来，宛如晨曦照着时梦耶真耶莫辨的情形，瞪视良久，她不说一句话，我抬起头来，握住她手说：

“晶清，我回来了，但你为什么病着？”

她珠泪盈睫，我不忍再看她，把头转过去，望着窗外柳丝上挂着的斜阳而默想。后来我扶她起来，同到栢沐室去梳洗，我要她挣扎起来伴我去喝酒。信步走到游廊，柳丝中露出三年前月夜徘徊的葡萄架，那里有芎藭的箫声，有云妹的情影，明显映在心上的，是天辛由欧洲归来初次看我的情形。那时我是碧茵草地上活泼跳跃的白兔，天真骄憨的面靥上，泛映着幸福的微笑！三年之后，我依然徘徊在这里，纵然浓绿花香的图画里，使我感到的比废墟野冢还要凄悲！上帝呵！这时候我确乎认识了我自己。

韵妹由课堂下来，她拉我又回到寝室，晶清已梳洗完正在窗前换衣服，她说：

“波微！你不是要去喝酒吗？萍适才打电话来，他给你已预备下接风宴，去吧！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，去吧，乘着丁香花